



-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
- 转战陕北卷
- 黄土地·红土地
- 李彦清 著
- 解放军出版社



FIGHT IN NORTHERN SHANXI

REPORTAGES ON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CHINA

# 黄土地·红土地



转战



44.652  
L7Q(2)

44.652  
L7Q(2)

# 黄土地·红土地

● 转战陕北卷  
李彦清 著



京新登字 117 号

书 名：黄土地·红土地

---

著 者：李彦清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平安里 3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印刷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发行者：解放军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1992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1994 年 8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 数：116001—126000

---

书 号：ISBN 7-5065-2076-8/I·258

定 价：9.30 元

# 目 录

---

开篇絮语 .....	[ 1 ]
------------	-------

---

第一章 波诡云谲锁延安 .....	[ 3 ]
-------------------	-------

---

在延河拐弯处 .....	[ 3 ]
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 .....	[ 6 ]
蒋介石的既定方针 .....	[ 9 ]
战云笼罩延安 .....	[ 12 ]
胡宗南向陕北调兵 .....	[ 15 ]
西安集中近百架飞机 .....	[ 16 ]
胡宗南赴洛川布阵 .....	[ 18 ]

---

第二章 给胡宗南让出延安 .....	[ 27 ]
--------------------	--------

---

注意,胡宗南要进攻延安.....	[ 27 ]
毛泽东如是说 .....	[ 29 ]
彭德怀向记者发表谈话 .....	[ 33 ]
延安大撤退 .....	[ 36 ]

---

第三章 彭德怀请缨 .....	[ 41 ]
-----------------	--------

---

车向南边行 .....	[ 41 ]
布阵金盆湾 .....	[ 48 ]
陕甘宁部队暂由我指挥 .....	[ 52 ]
“石磨”转了 .....	[ 59 ]

---

#### 第四章 胡宗南动手了 .....

[ 62 ]

---

开场锣鼓 .....	[ 62 ]
重金悬赏 .....	[ 65 ]
彭德怀火了 .....	[ 74 ]

---

#### 第五章 延安城陷落 .....

[ 76 ]

---

毛泽东撤离延安 .....	[ 76 ]
延安保卫战宣告结束 .....	[ 80 ]
两将争功 .....	[ 86 ]
延安陷落 .....	[ 92 ]
胡宗南报捷 .....	[ 96 ]
胡宗南结婚 .....	[ 104 ]

---

#### 第六章 伏击青化砭 .....

[ 108 ]

---

给胡宗南当头棒喝 .....	[ 108 ]
活捉李纪云 .....	[ 112 ]

---

#### 第七章 问君欲何往 .....

[ 117 ]

---

枣林沟决策 .....	[ 117 ]
-------------	---------

后委在三交镇 .....	[123]
中央工委燕赵行 .....	[127]
前委转入地下 .....	[130]
边区政府的效率 .....	[133]

---

## 第八章 羊马河巧摆战场 .....

[137]

---

武装大游行 .....	[137]
胡宗南的发现 .....	[139]
彭德怀按兵不动 .....	[142]
胡宗南羊马河放“羊” .....	[146]
野山的笑声 .....	[152]

---

## 第九章 血战蟠龙镇 .....

[157]

---

叫胡宗南再犯一次错误 .....	[157]
“走,打蟠龙去” .....	[161]
胡宗南棋输一着 .....	[168]

---

## 第十章 庄严的宣告 .....

[171]

---

周恩来骑马走安塞 .....	[171]
马王滩之夜 .....	[173]

---

## 第十一章 西击陇东 .....

[180]

---

鞭抽“二马” .....	[180]
义释马冀邦 .....	[185]
毛泽东告愈 .....	[188]

---

## 第十二章 避难小河村 ..... [192]

---

出走王家湾 ..... [192]

皇帝驾临的地方 ..... [194]

暮投小河村 ..... [199]

江青的干女儿 ..... [203]

高棋一盘 ..... [205]

陈赓骑“龙”过黄河 ..... [213]

---

## 第十三章 首攻榆林城 ..... [217]

---

邓宝珊脚踩两只船 ..... [217]

“美龄号”飞临延安 ..... [221]

苦战驼城 ..... [225]

---

## 第十四章 趋走梁家岔 ..... [232]

---

逼上马背 ..... [232]

雨里行军情更迫 ..... [238]

强渡五女河 ..... [241]

走出险境 ..... [246]

---

## 第十五章 大战沙家店 ..... [252]

---

“快速纵队”快速灭亡 ..... [252]

李德胜说：我是毛泽东 ..... [253]

彭大将军的胸怀 ..... [256]

“老丈人县”的贡献 ..... [260]

---

## 第十六章 强夺清涧城 ..... [263]

---

- 胡宗南扭头南下 ..... [263]  
岔口风雨 ..... [267]  
“二王”挥军捣黄龙 ..... [270]  
彭德怀轻舒猿臂 ..... [272]  
清涧城告危 ..... [276]  
烧了法币再做打算 ..... [280]  
彭德怀扔了廖昂递的烟 ..... [285]
- 

## 第十七章 二打榆林城 ..... [289]

---

- 请求稿费一斤猪肉 ..... [289]  
邓宝珊匆匆西援 ..... [293]  
从地下打洞 ..... [295]  
浴血毛乌素 ..... [298]  
攻榆再告失利 ..... [302]
- 

## 第十八章 宜瓦大捷 ..... [305]

---

- 彭德怀的忧虑 ..... [305]  
杨家沟传出的消息 ..... [309]  
进军宜川 ..... [314]  
抓住狼娃子等老狼 ..... [316]  
刘戡果然上钩 ..... [319]  
瓦子街的大雪 ..... [321]  
活捉张汉初 ..... [327]  
严明之死 ..... [331]



西安来人搬尸还朝 .....	[335]
薄暮中的方尖碑 .....	[336]

---

## 第十九章 从夹缝中打出去 .....

---

胡宗南发怒了 .....	[338]
毛泽东过了黄河 .....	[340]
把延安悬起来 .....	[343]
徐保炸死在钢甲车里 .....	[347]
迎战裴昌会 .....	[352]
西府行动的最后一役 .....	[357]
彭德怀骂娘 .....	[359]

---

## 第二十章 一年一月又三日 .....

---

何文鼎率部撤出延安 .....	[362]
敌后游击队 .....	[366]
延安第二次获得解放 .....	[370]

---

## 修订后记 .....

---

## 开 篇 絮 语

如果说中国革命是一部声势浩大，波澜壮阔，曲折跌宕的连续剧的话，那么，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中央前委领导的，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宗逊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就是这部长剧中的一集。

这是不平常的一集。因为双方登场人物，都是代表着中国当时两个阵营的头脑人物，同时又是在特定环境、特定时间里举行的一场力量悬殊的特殊战争。

尽管这场战争时间很短——一年零一个月又三天，作战地域狭小——陕甘宁边区，一百六十万人口。可是前后共进行了十六次战役。这些战役同样具有博大、恢宏的场面，同样具有动魂魄泣鬼神的搏杀。

今天，无论是谁踏进陕北，这个仍近似于封闭，仍保持着荒漠的童贞与原始的黄土地，都很难想象出这里能够支撑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领导的那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得到美国军事上指导和大约十五亿美元资助并处于强大地位的国民党，却被只有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打败了？

无疑，这就为这场战争增加了悲壮的气氛和神秘的色彩。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打败国民党？在西安，曾经在彭德怀麾下工作过的刘克东语重心长地讲起斯大林最喜欢引用的一个希腊神话故事：赫拉克勒斯大战海神与地神之子安泰。他说共产党为啥能够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打胜仗，因为他紧紧地跟人民站在一起，时时

刻刻服务于人民，如同彭德怀说的那样，“人民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是人民的父母官”。他们不断从人民那里汲取力量，获得人民广泛的支持，获得战争必需品，这是赢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进行战争就是为了彻底根除战争，就是让土地开放鲜花，收获硕果。这是人民的呼声，也是人民的期待。如果随着时间推移，战争的枪炮声消逝，战争的硝烟绝尽，支援战争并为之做出重大牺牲的人民被遗忘了，这片举行过战争的土地重新归于荒凉贫困和原始，甚至连安泰都忘记了自己是大地与大海之子的话，这就可悲了！

记得蒲松龄老先生这样说过：“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车中贵介，宁复识戴笠人哉？”为让历史告诫今天的人们，也告诉未来，不要忘记这片曾经做出过贡献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是殚精竭虑完成这部书的本意所在。

# 第一章 波诡云谲锁延安

## 在延河拐弯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好比一条长河，浩浩瀚瀚，然而一波三折，不是迫于外部敌人的重压，就是陷于内部“左”右倾思想的干扰。在一定的時候，一定的地点拐上一个弯，这或许是在汇聚力量，冲破外部敌人的压力；或许是在进行反思和沉淀，克服内部的羁绊。总之，经过这么一次冲刺，就会走向一个新的天地，赢得一次新的胜利。

延河，一条深沉的河，一条汹涌的河，它从安塞的深谷大川中走出来，沿途汇集了众多的溪流山涧，浩浩荡荡由西北向东南奔涌而来，在嘉岭山、清凉山和凤凰山下拐了一个弯，稍稍放松，稍稍停歇，然后又滚滚滔滔朝东北方呼啸而去，最后涌进黄河，加入震撼中华大地的合唱中……

这个拐弯处，坐落着驰名古今中外的重镇延安。

嘉岭山、清凉山和凤凰山，呈三足鼎立之势，紧紧围定延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三座山都有着美妙的传说和故事。

嘉岭山上，曾有恶妖兴风作雨，糟害百姓，毁坏嘉禾，天神闻讯用九级宝塔镇妖，从此，一座高塔兀立崖畔，所以又名宝塔山。凤凰山原是一对凤凰，看到延安洪水泛滥，灾荒连年，便用身躯化作高山，挡住洪水，使延安变成米粮川。

清凉山的故事更动人。

因为山上布满洞窟，窟中刻满佛像，是僧家胜地。一天，一只凶恶残暴的秃鹰在天空追杀一只善良的幼鸽，这鸽在天空翻飞旋回，四处奔逃，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秃鹰的坚喙利爪，后来看见正在清凉山打坐修行的尸毗王，便飞落到尸毗王身边，尸毗王用身子护住小鸽，驱走了秃鹰。

小鸽太稚嫩，又受到鹰击，浑身是伤，十分虚弱，尸毗王便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来喂小鸽。鸽子吃了尸毗王的肉后，伤口逐渐痊愈，羽毛逐渐丰满，终于重上蓝天，翱翔长空。

这个故事叫：肤肉恩施。简言之，就是肤施。

肤施，是延安的古称。

延安，天造物化，人杰地灵，土地丰腴，物产富庶。

由于这里地处交通要冲，扼据“秦地锁钥”，因而是历代纷争混战的疆场，金戈铁马驰骋的要地。蒙恬征匈奴，汉武帝讨朔方，卫青、霍去病和李广击胡蛮，韩琦和范仲淹扫西夏，均在此屯驻兵马，操习武艺，以此为出师的起点和桥头堡，以此为后勤基地。

延安也是农民起义的发祥之地，叱咤于中华民族舞台，煌煌于农民运动史册的米脂李自成，曾于这里会合张献忠及延安的各路义军，克城池，杀官吏，打败了陕西巡抚洪承畴二十万兵马，随后东渡黄河，横扫山西，转战大江南北，最后推翻大明王朝。

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闹红，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大片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历尽千辛万苦，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7年辗转来到延安。

以延安为代表的陕北人，以慈祥、宽厚和乐善好施的胸怀，接纳了这粒革命的种子，并用陕北的小米、酸菜和土布、窑洞养育了他们，使之得以饱腹，得以温暖，得以养精蓄锐，从而再振雄风，成为致力于抗战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坚力量。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飞向延安时，正值8月15日的夜晚。那夜，

延安是狂欢之夜，人们擎着火把灯笼，敲打着锣鼓，吹奏着唢呐从王家坪，从桥儿沟，从杜甫川，涌向市中心的南关新市场。

这是人的海洋，灯的海洋，鼓乐的海洋，欢乐的海洋。海洋仿佛在涨潮，潮头忽儿涌向东，忽儿涌向西。哪里是潮头，哪里的灯就密，哪里的人声就稠，哪里的鼓乐就高。

人们唱啊，跳啊，喊啊，互相祝贺，互相拥抱，众口一辞：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是的，终于胜利了，他们热望胜利，渴盼休养生息的环境，他们付出了代价。

彭德怀是在两小时之前才得到日本投降的电报的。当时，他正和警卫员下象棋，秘书举着电报进门，激动得语不成句地向他报告说：“彭总，日本鬼子投降了！”他像凝塑在了棋盘上，半晌，才猛一下掀翻了棋盘。胜利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可没有想到会在今晚。他和普通人一样，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向毛泽东、周恩来通报了这个消息后，才随着人流走出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来到南关。

他一向不苟言笑，可今晚他笑了。他一向庄重，今晚却踏着鼓点，跳起了秧歌。

但是，他不像场上的群众那样狂热，他的笑也是有节制的。因为身为副总司令兼军委总参谋长，他深知抗日战争的结束，只是中国共产党从事的事业走完了一步，后面的征途尚远。尤其是民族矛盾降为次要矛盾的时候，在这片国土上还有强劲的对手，日后还有更多掣肘的事。

和平，谈何容易！

不是吗？当胜利的笑容还挂在人们的脸上，欢庆的锣鼓、欢庆的爆竹、欢庆的口号还在神州大地荡漾的时候，内战爆发了，各个解放区都充满了与国民党进攻者的血与火的搏杀。尤其是延安，这块被称之为圣洁的土地，当人们正唱着信天游劳动、建设、训练、创造光明、创造喜悦的时候，延安机场的炸弹爆裂声和冲天火光，说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已经殃及到共产党的红色中

心。

蒋介石的“全面内战”是1946年6月26日从进攻苏皖解放区、围攻中原解放军开始的，10月11日占领张家口，为其进攻的顶点。然而，蒋介石终因兵力短缺，后备枯竭，最后以“全面失败”而告结束。

于是，延安又迎来了和平和安宁。

可是，这1947年都交三月了，延安的天空却仍然呼啸着凄厉的寒风，延河里仍然凝冻着厚厚的坚冰，黄土地仍然板着冷峻的面孔……

春天，姗姗来迟了。

### 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

这座豪华的官邸，原先是大汉奸汪精卫的住所，庭院宽阔，有草坪，有花坛。自从汪精卫客死日本名古屋，这里就空着，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返都南京后，便成了蒋介石的公馆。起初他还有一番踌躇，怕跟汪精卫联上，但经不住其夫人宋美龄的坚持，他还是住了进来。

表面上看，这建筑是一片灰色，灰色墙壁，灰色屋顶，灰色大门。如果不是周围森严的戒备，高墙，电网，无论如何从外表都看不出是一处特殊住所。

庭内就不是那回事了。可谓堂皇富丽，高贵典雅，铺着猩红地毯，摆着古香古色家具，古瓶瓷墩，堪称是一座宫殿式建筑。

这时候，蒋介石佝偻着身子，在客厅里徘徊踱步，从脚步声可以觉出他气急败坏的心绪。

他是在午休中被委员长侍从室第二主任陈布雷叫醒的。听到的又是报丧般的消息。所以他那因为睡眠而浮肿的面孔上，挂上了哭丧的神色——眉头紧蹙，眼睛挤得很小。

突然，他原地凝立，从袖管抽出右手说：“你通知辞修和健生，

叫他们马上到我这里来。”陈布雷木然而立，诚惶诚恐。

蒋介石说毕，好像泄气的皮球，一下子坍塌在紫色牛皮沙发里，脑袋无力地耷靠在沙发的后背上，摇摆着就像一颗枯了藤的瓜。

蒋介石时年六十又一，然而容颜苍老、憔悴，绝非当年黄埔军校那个来去匆匆，风风火火，亲自训练于操场，督战于前线的校长雄姿。这绝非年事渐高，而是深居“总统府”成了寡人孤家的结果，是战事吃紧，噩耗频传的原因。

陈布雷听到蒋介石的吩咐，如释重负，匆匆应了声：“是！”便转身退了出去，仿佛急于逃出这个危险之地。

陈布雷早年是报馆的一名记者，在上海滩是颇有些名气的，特别是他那言词犀利，笔力雄健的文章，是很引人注目的。不曾想他的后半生，竟然陪伴了蒋介石二十余个春秋，为其代笔撰文，成了一个政治幕僚。他自己每每想到此，及至他后来自杀身亡之时，都感到滑稽和无聊。

陈布雷走后，蒋介石轻轻合上眼，好像咀嚼一块吞不下吐不出的腐肉，嘴里唧唧啾啾地说：“东北，损失，一万多……”

不大一会儿，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战战兢兢地进了客厅。

蒋介石急忙睁开眼睛，从沙发上直起身子，还没待他俩坐定，就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对延安的攻势准备得怎么样？”

陈诚和白崇禧都没有开口，蒋介石胸有恶气，不吐不快：“我收到熊式辉急电，长春的情况不妙，可能已经出了问题，是真的吗？”

这个基督徒，不说出“一万多”的目的，是企求上帝保佑，但愿从这两位幕僚嘴里吐出：这不是真的！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可能陈布雷已把蒋介石的情绪通报了他俩，陈诚和白崇禧都缄口不提国民党进攻东北失利的事。

“进攻延安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陈诚十分有把握地说，“我们一俟共产党在各地的人员撤回巢穴，便给他来个一网打尽。”他



用手做了个端锅的动作。

“嗯，要限令他们滚蛋，如果限期不走，格杀勿论！这个我已向郑介民交待了。”蒋介石顿了顿接着说，“本党三中全会就在这个月中开幕，无论如何要在三中全会开幕前，拿下延安！”

“这个，”陈诚沉吟了一下，“大概不成问题，反正共产党的主力现在已经到了东北，陕北是相当空虚的。”

蒋介石看到白崇禧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扭过头去问道：“健生，你的看法怎样？”

“辞修兄既然这样说，他是有充分把握的。”

具有“白狐狸”、“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笑笑。这笑究竟是赞同，还是嘲弄，无法捉摸。

“不过，”他接着说，“主席应该另外下一个手令给胡宗南，这样便可以使前方将士分外用命。”

“好，好，”蒋介石沉思片刻，便频频点头，“这很好！”

厅里陷入短暂的沉默。陈诚见白崇禧耍了个不置可否的滑头，有些不快，便来了个顺水推舟：“如果主席没有别的吩咐，我和健生兄回去商量一下，立刻下攻击令。”说罢，他那短小的身体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好的，就这么办。”蒋介石做了个手势，“你们立刻去执行。”

两人刚走到门口，蒋介石突然把他们叫住：“回来！”他双手压住沙发支起身躯，又按住膝盖头，让木硬的身子离开沙发，站起来，走到他俩跟前，“还是那话，我国军剿匪工作至此已达九仞一簣之时，只要我将领淬砺精诚，奋发努力，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扫除革命之障碍，则滔天大祸数平于一旦，三民主义实现于全国，乃可告慰我总理与革命阵亡将士诸先烈在天之灵，我官兵之丰功伟绩，且将永垂于国民革命光荣灿烂之史页，望各位勉励！”他说得很动感情，不由得使人想起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祈祷。说完，将手臂一挥，不知是驱赶他们走，还是为他们肩负的剿共重任给予力量。